



林淑玲

原鄉推展親職教育的 限制與契機

原住民鄉での親教育推進における制限と契機
The Limits and Opportunities of Promo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林淑玲（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教授兼進修推廣部主任）

近年來由於資訊傳遞的便捷與豐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產生了快速的變遷，相對的原住民鄉保有原來的產業及生活方式，明顯的與接受科技文明的地區有某種程度的生活品質與生活條件上的落差。當原住民家庭外出工作，並輾轉流動於不同的都會及文化時，和其他族群的家庭一樣，脫離原來鑲嵌的社會文化脈絡，同時也失去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即便是留在原鄉的家庭，在面臨產業經濟衰退、文化流失，以及更廣泛的政治、社會問題，有可能衝擊到原鄉家庭的功能發揮，實為關心原住民教育工作者首應重視的議題。

家庭成員在互動中，從涵化、濡化的歷程建立與人互動

的安全依附、信賴關係，學習適當的社會行為、價值觀，責任感等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而照顧者，通常是父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傳遞與監控角色。然而今日台灣之父母面臨挑戰，迷惑於父母該傳遞什麼樣的家庭核心價值，並在資訊及經濟快速變遷的歷程中，失去了親職的自主性。

當前原住民鄉的親職教育推動，大致來自二個方向，一為專程在學校或社區裡舉辦的親職教育活動，如各縣市家庭教育舉辦的專責活動；另一方面為各公、私部門舉辦各類型的親職教育相關活動。

原鄉親職教育的問題與限制

一般而言，早期的原住民鄉受限於地理位置等因素

的影響，發展出與主流社會明顯差異的風俗文化。當前的親職教育推動方式忽略了文化差異、城鄉差距，以當代主流價值的思考所推動的親職教育方案，可能產生事倍功半，甚至成效不彰的結果。究其親職教育施行不易的主要問題大致如下：（1）原住民鄉隔代教養問題較為普遍；（2）照顧者教養方式與兒童發展需求未能契合；（3）照顧者在現實經濟議題較迫切的考量下，忽略親職實踐；（4）社會支持網絡小而脆弱的問題。

依據個人在嘉義縣及南投縣推展親職教育的研究發現，原住民父母親職實踐有下列幾點限制：

- 一、在認知上同意並接受父母應擔負親職的觀念，但是因為社會經濟變遷造成部落生活改變，部分原住民父母並未完全負起責任教養子女。
- 二、社經地位較高的原住民父母在情感上能主動、有意願、有熱誠擔負親職教養；擔負親職時感到正向的情緒（愉快、滿足）；疏於親職時感到負向情緒（罪惡感、難過、焦慮）。但是社經地位較低的原住民父母在擔負親職

當前的親職教育推動方式忽略了文化差異、城鄉差距，以當代主流價值的思考所推動的親職教育方案，可能產生事倍功半，甚至成效不彰的結果。

時，負向情緒高於正向情緒。

- 三、原住民父母的生活壓力與生活習慣，會影響實際執行親職教養任務、提供物質資源（經濟、環境），以及協助孩子成長的能力；男性對於配偶擔任親職教養給予情緒與物質支持仍有待加強；但是接受教育能夠改變原住民父母的親職行為，與子女的互動頻率高，且有關懷與愛的正向關係。

原住民族父母在實踐親職時，和世界上所有的父母一樣，會面臨到必須滿足孩子的各項發展需求，以及因此而必須擔負的教養責任。然而親職教育和其他教育層面一樣，透過預防性的認知傳遞，協助原住民父母透過與主流文化的對話過程，提供知識、技能累積

與傳承，進而透過族人間的互動、省思與交流，以達到深層生命內省，產生質的改變，找回成為父母在教養子女歷程的自主性是不可忽視的歷程。

推展原鄉親職教育新契機

和新移民親職教育的需求與困境一樣，原住民親職教育的推動有諸多的不利因素。社會快速變遷，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的觀念已逐漸能為一般人所接受，原住民鄉的親職教育推展有了新的契機：（1）在主流社會謀職不易的今日，更容易鼓勵日益增多的原住民教育份子返鄉投入部落的親職教育工作；（2）應用當前便捷多元的資訊傳遞科技，豐富當地親職教育的趣味性，以增進親職教育的成效；（3）有效的應用中央原住民委員會充沛的資源，引進學術界、實務界深化原住民親職教育。

危機就是轉機，原住民族在原本處於諸多弱勢的情形下，如何化相對不利成為有利的契機，透過親職教育的推動提供原住民家庭所需的資源，尋找屬於原住民族特有的親職實踐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